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双石/著

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

非常突破

非常突破

1935年
大渡河之役详考
双石 /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常突破：1935 年大渡河之役详考 / 双石著.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7.1
ISBN 978-7-220-09964-9
I. ①非… II. ①双… III. ①强渡大渡河（1935）—史料 IV. ①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1167 号

FEICHANG TUPO; 1935NIAN DADUHEZHUYI XIANGKAO

非常突破：1935 年大渡河之役详考

双 石 著

责任编辑	董 玲
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
版式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袁晓红
责任印制	李 剑
出版发行	四川人民出版社（成都槐树街 2 号）
网 址	http://www.scpph.com
E-mail	scrmcbs@sina.com
新浪微博	@四川人民出版社
微信公众号	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行部业务电话	(028) 86259624 86259453
防盗版举报电话	(028) 86259624
照 排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20.5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0-09964-9
定 价	58.00 元

■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28) 86259453

忆秦娥·泅江^①吟

山川裂，
雷奔石走风呜咽。
风呜咽，
英雄末路，
翼王覆灭。

荆关索道嗟锁钥，
神惊鬼骇天易色。
天易色，
孤舟勇渡，
铁索飞越。

——笔者咏史词

① 泅江：大渡河别名。



1935年5月初，一支举着镰刀铁锤军旗的队伍渡过金沙江，从滇北进入川南。

与此同时，另一支举着同样军旗的队伍也从嘉陵江流域冲向川西北高原的岷江峡谷。

这是两支都称作“中国工农红军”的队伍。前者是来自江西苏区的“中央红军”——正式的称谓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他们于年前在湘江遭受重挫后又纵横川滇黔，当时已跨过金沙江，行程逾万里；后者是来自川陕苏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他们也于一个月前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战略转移。

这两支红军主力从几个月前的遥相呼应，正在向彼此靠拢。

这个“彼此靠拢”之势，实际上源于4个多月前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这个会议作出的第一个决议，就是“一致决定红军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这个决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军事上（与四方面军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个空无敌人的区域）、经济上都比黔北好”^①。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中央红军从黔北地区出发，在宜宾、泸州之间北渡长江，穿越川西平原，以实现这个战略目的。同时也指示正组织实施广昭战役的红四方面军

^①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1935年2月或3月）》，《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229～23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版。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领导人：“应以群众武装与独立师团向东线积极活动，钳制刘敌，而集中红军全力向西线进攻”，“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至兵力部署及攻击目标，宜以一部向营山之线为辅助方向，而以苍溪、阆中南部之线为主要方向。在主要方向宜集中主力，从敌之堡垒间隙部及薄弱部突入敌后，在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敌人，于运动战中包围消灭。若你们依战况发展能进入西充、南充、蓬溪地带，则与我军之配合最为有利”^①。

然而，这个计划在真正付诸实施时，却经历了诸多曲折。

这些曲折首先是从中央红军方面开始的：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开始按预定计划从黔北地区向长江前进，但却在途中遭到川军刘湘部主力的拦阻。1935年1月底，中央红军主力在川黔边境的土城地区作战失利，被迫改变行动计划，一渡赤水进至川滇黔边的扎西地区。而后，又改取在川滇黔地区机动作战，“建立川滇黔新苏区”的方针。几个月里，在优势敌军的围追堵截中，经过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才得以摆脱被动态势，于5月初进抵金沙江畔……

而在同一时期，红四方面军主力的行动却相对顺利。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在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前，已有了向川陕

^① 《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军委为红军主力入川致四方面军电（1935年1月22日）》，《红军滇黔驰骋史料总汇》（中），第356页，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2月第1版。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甘边发展的计划。在得到中共中央关于配合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的指示后，他们又策划并发起了陕南战役，在歼敌一部后回师川北。2月16日，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又收到中共中央来电：“在土城附近与川敌郭、潘两旅作战未得手，滇敌集中主力亦在川、滇边境防堵，使我野战军渡长江计划不能实现”，“军委决定我野战军改在川滇黔边区广大地区活动，争取在这一广大地区创造新的苏区根据地，以与二、六军团及四方面军呼应作战”^①。红四方面军领导人遂决定：继续贯彻向川陕甘边发展的方针，同时配合中央红军在川南黔北的活动，在苍溪、阆中之间强渡嘉陵江。3月初至3月中旬，红四方面军扫清了苍溪、仪陇之敌，夺取了北起广元南至南部的嘉陵江东岸广大地域，为方面军主力渡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3月28日，红四方面军主力强渡嘉陵江成功，遂以破竹之势向西岸发展。迄至4月5日，先后歼敌7个团，占领阆中、剑阁、南部、昭化等四座县城和战略要地剑门关，控制了近200公里的沿江地区，取得了战役的胜利，并开始按预定计划向川陕甘边发展。

但是，红四方面军在取得嘉陵江战役胜利后按预定计划向川陕甘边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却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先期进入甘南的强敌胡宗南部中央军拦阻了红四方面军向川陕甘边发展

① 《朱德、周恩来、王稼祥为中央红军改变渡长江计划、争取创造川滇黔边根据地致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及红二、六军团电（1935年2月16日12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45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的势头；张国焘未请示中央，亦未同方面军其他领导人商量，即秘而不宣地率留守川陕苏区的部队和后方人员撤出了通南巴根据地，向嘉陵江以西实行了“大搬家”，而川军刘湘部主力则乘虚而入，且步步进逼，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于是，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岷江两江之间陷入了进退两难，有可能遭到强大敌军合击的严峻局面……

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不得不作出选择：继续西进，改向川西北高原岷江流域发展……

就这样，在被动不利的处境中，两大红军主力在蜿蜒曲折的运动轨迹中，也越来越靠拢。

这也就是说，遵义会议上预定的两军靠拢的目标，实际上还是日趋接近了。但接近的轨迹，却是曲线而非直线——战争活动中，两点间的最短距离，往往不是直线而是曲线。然而，这两大主力红军的运动轨迹虽然开始靠拢了，但要真正靠在一起，还有着诸多障碍——很有可能，还不得不再走曲线。

这些障碍和麻烦说起来有很多，不谈他们身前身后的蒋介石及其麾下诸侯的各部大军，仅说自然和人文环境的障碍，就很严峻，也很麻烦。自然障碍：遥遥在望的两大红军主力之间，横亘着江河大川，也横亘着雪山峻岭。人文环境：从未遇到的少数民族聚居而且民族隔阂很深的“化外之地”。

这当间，最严峻的，也是最重要的，是被七十二年前一片历史阴云笼罩着的大渡河。

——这里，曾是一支北望之师的禁行之地。

距此七十二年前的1863年，一支远征的北望之师，就是在这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里，走向覆灭。

石达开，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在集结于金沙江畔准备北进的三万余名红军战士头上。

——蒋介石说了：“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敢问路在何方？”——这是萦绕在从朱、毛二人到每一个红军战士心中的一个问句。

目 录

忆秦娥·泼江吟 / 001

引子 敢问路在何方? / 003

第一章 这是一条不归路? / 001

一、历史的阴影——翼王覆灭的悲剧 / 001

二、现实的雾霾——蒋介石的决心和意志 / 011

三、“大渡河会战”的蓝图落不到实处 / 015

四、中央红军向大渡河畔前进 / 021

五、宁雅正道，还是“翼王故径”? / 024

六、蒋介石把“大渡河会战”的口袋松了一扣? / 029

第二章 得路乎? 得助乎? / 037

一、“红军瓦瓦苦!”——红五团顺利通过越嶲彝区 / 037

二、打了“官家”队伍，冕宁黑彝头人们胆也肥了 / 044

三、袁居海子，血的见面礼后的结盟…… / 048

四、大桥镇，喝血酒不是万能药方 / 056

五、题外话：一面旗帜，是封号，还是信物? / 063

六、纳耳坝，还是安顺场? / 065

第三章 一叶孤舟系千钧? / 071

一、两个扯皮的袍哥，给“朱毛”帮了个大忙 / 071

二、有船就有办法——杨得志要击楫中流 / 077

三、“一船烽火浪滔滔”——红一团孤舟勇渡 / 084

四、夹河而上奔泸定——中革军委作出重要抉择 / 093

五、路还是桥？急迫还是稳进？——刘文辉和蒋介石的纠结 / 102

第四章 双保险？能保险？ / 110

一、红军奔来了，泸定还是一座空城 / 110

二、康定？泸定？——刘自公的游疑与纠结 / 116

三、猛虎岗？桂花坪？——笔者也有一个纠结 / 122

四、隔河竞走，川军还是占了先 / 131

五、雄关如铁？红军专打铁！ / 137

第五章 谁的桥？谁的路？ / 145

一、铁索桥是一座古老的桥 / 145

二、谁的本钱足？谁的本事大？ / 152

三、三十分钟内，泸定桥成了红军的桥 / 159

四、左、右纵队会师泸定桥 / 168

五、题外话：两个“猛料”的辨析 / 174

六、桥有了，路何在？ / 180

第六章 荆关棘道能锁钥？ / 189

一、“化林坪战斗”是一个广义的概念 / 189

二、飞越岭大垭口，拿下来了！ / 196

三、口碑——刘伯承与周氏兄弟的故事 / 202

四、一个既意外又不意外的“利好消息” / 206

五、中央红军脱离大渡河上游峡谷 / 212

尾声 路在脚下！ / 222

一、前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去！ / 222

二、铁的意志、血的牺牲换得伟大的会合 / 225

三、重要选择，重大转折 / 231

1935 年大渡河之役大事记 / 238

1935 年 / 238

5 月 / 238

6 月 / 261

附 录 / 272

附件一：大渡河上游河段道路及地理要素 / 272

（一）道路情况 / 272

（二）沿岸比较重要的军事地理要素 / 275

附件二：1935 年大渡河之役川军刘文辉部防御部署及调整 / 278

（一）1935 年 5 月 25 日前川军刘文辉部的判断和部署 / 278

（二）中央红军安顺场孤舟强渡成功后川军方面的部署
调整 / 281

（三）川军刘文辉部溃败的一些主客观因素 / 289

附件三：对中央红军大渡河之役一份总结文献的注释 / 292

附件四：泸定桥战斗川军两份档案文献及一位当事人回忆的
判读 / 297

（一）川康军第二旅余松琳部关于泸定桥战斗两份文献
的判读 / 297

（二）川军泸定桥守军官长之一的饶杰老先生回忆文字
的判读 / 301

附件五：回忆文字要认真辨析慎重采信 / 306

附件六：几枚铜板和一桩公案 / 311

这是一条不归路？

一、历史的阴影——翼王覆灭的悲剧

当年的石达开踏上这条不归路，乃夙愿也，亦无奈也。

石达开图川之志久矣。早在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由桂入湘之际，石达开在对天王和东王的奏折中，就有图川之议，然因当时天国领导层对进取江南的战略目标非常投入，该议遂被搁置而未予重视。天京事变后，石达开率所部在皖赣浙闽湘广诸省转战两年有余，征程数万里，大小数百战，屡战屡败，屡败屡走，人困粮乏，颠沛流离，终无立锥之地，经营之所。

达开遂重萌图川之念。

石达开此时图川之战略设想，与七十二年后那支戴红星、背斗笠、穿草鞋的队伍，非常相似。

——进入四川，袭取成都，建立根据地。

其目的也如出一辙，结束“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生存状态。

为达此目的，1862年1月下旬，石达开率部由湘西北龙川进至鄂西南的咸丰，后又经利川转向西进，沿长江辗转征战，力图寻找清军设防空隙渡过长江，直趋成都。然因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对石部意图洞若观火，处处重兵设防，石部沿长江在川滇黔转战了近一年，屡经挫折，终未遂所愿，实现“击破清妖防堵，渡长江以图川”之战略目的。

1862年9月底，石达开在川黔边境的东溪镇（今重庆市綦江区）召开军

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
★非常突破

事会议，确定了“三路奇袭成都”的长期军事计划，即分兵三路，由赖裕新、李福猷各领一路，分两路从贵州绕道云南，以赖部为先锋，设法抢渡金沙江；石达开自领主力为一路，仍从叙府以南地区进军，约期在金沙江以北的木川司（今四川省沐川县）会合，合力共取成都。

1862年12月31日，石部先锋中旗赖裕新率众万余，从云南昭通米粮坝渡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宁远府境（今凉山彝族自治州）。1月31日，进抵会理、德昌，3月15日进攻宁远以吸取清军主力，策应主力渡江。而后欲经越嶲彝族区趋大树堡渡口抢渡大渡河，但途中先于21日在冕山先遭重挫，24日后又在中所与越嶲之间的深沟^①被彝族土司岭承恩所部伏击，激战中，赖裕新牺牲。余部由旗帅郑永和率领，于3月31日在大树堡击破地方团练抵抗，并以布匹连接船只充作浮桥，顺利渡过大渡河。4月5日绕过清溪（当时的汉源县城），翻越大相岭，进占荃经。9日，进占天全。15日，进入邛州高家场，再度被穷追不舍的清军猛击，又撤向大邑、崇庆、温江。而后，又在步步紧逼的清军追击之下，被迫改变原定经峨眉、乐山，策应主力进取成都的计划，



石达开部先锋顺利渡河的大树堡渡口

① 四川省汉源县地名领导小组1983年编印的《汉源县地名录》称“深沟”为位于今汉源县河南乡的大湾村，似不确，且该地名录对这场战事的陈述与史载多有不符，故不予采信。根据崔之清主编的《太平天国战争全史》中关于战事的陈述称，赖部遇伏地点为中所与越嶲之间的“小相岭白沙沟”，笔者详考后认为此地应为现四川省越西县大花乡西南的深沟。

改经什邡、德阳、罗江、绵阳、平武北上以求生路。^①

这支屡遭重挫的先锋部队虽然顺利渡过了大渡河，但却在清军紧追之下被迫北走，所以并未起到牵制清军策应石部主力的作用，反而使清军了解到石部主力的行军计划，从而加强了这个地方的戒备和防务。

1863年4月15日，石达开率众四万余人，从赖裕新渡过金沙江的同一地点进入四川。沿途击溃地方团练和少数清军的阻挡，攻占重镇河西，驻节樟木箐。而这个时候，先锋赖裕新残部已被清军驱至川甘边，清军主力也得以腾出手来，全力对付石达开部主力。

石达开驻扎樟木箐时，曾向当地人士征询进军路线。土人赖由诚献策：欲取成都，必越大渡河。而趋大渡河边之路线有二。一为大道，经越嵩、海棠，直到大渡河边的大树堡——此为赖裕新进军路线；二是小径，经冕宁、大桥、拖乌、铁宰宰，直到大渡河边的紫打地。大路略远但平坦，小路略近却险窄。

石达开思忖，赖裕新所率领的中旗队伍走的是大路，沿途清军与彝兵必然有所防备；小路虽然险窄，然设防必定薄弱。

遂决定，行小路出奇兵以趋紫打地，冲过大渡河。^②

这条路，大致也就是七十二年后中央红军选择的进军路线。

清军统帅、四川总督骆秉章自称，达开此举，早在其预料之中。

骆帅在对朝廷的请功奏折中称：

……此次中旗败匪，足不停趾，昼夜狂奔，预料石逆在后，必谓我军皆已追中旗一股，不暇回顾，乘势急进，使我骤不及防。臣揣度既审，自当以严扼险隘，毋使阑入。……臣急调总兵萧庆高、何胜必湘军中左中右两军兼程驰赴雅郡荣经以为后劲，以防奔逸；并札飭邛部土司岭承恩带领夷兵，将越嵩大路各隘口扎断，迫贼使入夷地小径，即从后包抄，以绝回窜，并售赏岭承恩、王应元土夷各兵银物，以昭激劝而资得力。面面张罗，层层设守，乃三月二十五日（注：公历5月12日），唐友耕、蔡步钟等驰至河边，布置

①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59～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25～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935年大渡河之役详考
非常突破

004

肯定，而石逆果拥众三四万人，绕越冕宁，知越嵩大路有汉夷各兵扼截，遂由小路于三月二十七日（注：公历5月14日）通奔土千户王应元所辖之紫大地。^①

虽不无为邀功而自我打粉之嫌，但其所述，应该说大致还是属实。

骆秉章确实作出了对付石达开趋安顺场而渡大渡河之部署：重庆镇总兵唐友耕在大渡河13个渡口设防，雅州府知府蔡步钟募乡勇驻于宰羊溪至安靖坝等处，云南提督胡中和率所部分驻化林坪至瓦斯沟一线，以为声援，副将谢国泰布防猛虎岗，以防石达开沿河而趋打箭炉（今四川省康定市）。同时，“解银千两分赏松林地土千户及邛部土司岭承恩等”，并允诺：击败太平军后，“所有资财悉听收取”^②。

这一通打点，后来是产生了相当大的效果。

不过，在开头那段日子里，骆帅对黑彝土司们的这通打点的效果，还不大能看得出来：太平军“声势浩大”且军威赫赫，而且还基本正确地执行了“民族政策”，黑彝们也基本上保持了与“天兵”相安无事的共处状态——石达开进军之前，遣人沿途张贴文告：“满清异族，荼毒中华已极。天王拔举义师，大张挞伐。天兵纪律之师，望所到之处，约束所属百姓，切勿听信谣言，滋生事端”^③。并以重金送达各路土司头人。而沿途土司头人，一则慑于翼王大军声威，二则顾虑自身根本利益，多数听从了石达开的劝谕，与太平军相安无事。少数垂涎于太平军辎重物资而见利起意者，亦为身经百战之优势太平军所击破。

太平军进入和通过冕宁彝族聚居区，那还是相当顺利的。

1863年5月14日，太平军先锋占领紫打地。

大渡河，横亘于前。

大渡河，古名泅江，亦称铜河，发源于青海高原，汇流于大小金川，由西北而走东南，至嘉州而汇岷江。两岸雪山绵亘，峰峦重叠，每至化雪季节，

① 转引自苏双碧：《石达开评传》，第258～25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② 崔之清主编：《太平天国战争全史》，第1962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③ 转引自史式：《太平军在四川》，第31～32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千里激流，倾泻而下，汹涌澎湃，石走雷奔。因水势凶险，难以架桥，复以水寒彻骨，不可泅渡。两岸之间的交通只靠少数渡口与铁索桥维持，自古称为天堑。

紫打地——也就是今天的安顺场，是大渡河边当时一个只有几百人口的小镇。此地原是清朝越嵩厅西北境的一个市场，归松林地土司王应元管辖。紫打地形势险要，前巨大渡河，左濒松林河，右临老鸦漩（南桠河与大渡河汇合处的回流漩涡，今四川省石棉县城附近），东南方向峰峦重叠，山势险峻，兵力难以展开和回旋，乃易受包围伏击而难行反击之所在。

山川险隘，河流壅塞，进退艰难，辗转失据。

兵家视为畏途，死地也。

置之死地，疾战，则存；不疾战，则亡。

然而，百战名将石达开令人不可思议地盘桓三日而无“疾战”，坐失了摆脱被动的一线机会。

太平军抵达紫打地之时，骆秉章原部署于彼岸拦截之唐友耕军尚未到达（按骆之奏折，唐部已于5月12日先期到达。但笔者根据行程折算，主力尚在邛州的唐部赶到安顺场的时间不可能有那么快——估计最快能赶到安顺场的清军应该是上游驻化林坪的胡中和部，驻下游的蔡步钟部），位于松林河索桥阻截太平军的王应元部之彝兵亦不过两百余人。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防堵一方虽有兵力优势，表面上看态势主动，但大渡河中下游数百公里长，西起泸定以南，东止峨边以北，自上至下，有咱威、海耳挖、安顺场、安靖坝、农场、八排、大冲、大树堡、万江场、临河坝、水打坝、挫贾村、杨村坝、瓦空坪等十四处渡口，其余地方均阻于峻崖峭岩。对手究竟从何下手，在通常情况下，防堵一方未必就能未卜先知。而处处设防，必然兵力分散，变作处处不防也未可知。更何况，当时的唐友耕部因追击石部先锋赖裕新部后尚在邛州一带休整，而骆秉章虽对石部主力计划有所预计，但却不曾料到石部行动会有如此神速——他也是在石部主力到达紫打地后才得到报告的。而唐友耕部主力得到骆秉章传檄后再星夜兼程从几百里外的邛州赶到大渡河畔，最低限度也得有一周之迟滞。

于是，算计很周到的骆秉章与算计不很周到的石达开之间，至少有了三